

十六年的時間眨眼已過，楊過已在絕情谷等了三日三夜，期間不吃不喝，未離開過原地半步，肚子已經咕咕作響，蒼白的面容令人覺得他弱不禁風。經過多日的等待，楊過心情已一早變得沮喪，他開始知道十六年的等待只是一個謊言，但是他不想主動揭開謊言的真相，一揭開真相，楊過便會對此世無依無戀，失去精神上唯一的支柱，他已經明白了，已經失去了，已經死心了。

楊過拖着疲倦的身軀緩緩地走向石碑前，手撫着小龍女留下的兩行訣別：「十六年後，在此相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小龍女囑咐夫君楊郎，珍重萬千，務必相聚。」楊過仰望星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十六年，十六年啊！十六年的等待只是一場空。龍兒，你所說的勿失信約及務必相聚，過兒已經遵守了，龍兒，你到底在哪裏？」說着說着，楊過落下了男兒淚，從他的眼淚中可看到楊過在十六年間的孤單，孤獨一人在深山中獨處十六年，只是為了十六年後的結果，現在，事實已經放在眼前，十六年的等待全部都是白費的，到了這個地步，楊過深知一切都是虛無的，已不想再欺騙自己。

想着想着，楊過頓時百感交集，腦袋幾乎快爆炸一樣，「啊！」楊過捂住腦袋，希望可減少痛苦。「龍兒，既然你已不在人世，那過兒也不想再苟且地獨自生活下去了。況且過兒對此世不留戀一絲感情，我現在便來陪你，只希望來生再續夫妻情。」說完此話，楊過的身體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從崖邊直線墜落谷底。

楊過在墜落的時候，他的一生往事像播放機一樣映入他的眼簾，美好的，淒慘的，每段往事都被逐格逐格播放，到了楊過和小龍女的美好往事，楊過很想伸手捉緊那段回憶，很可惜，回憶便是回憶，永遠只配留於自己的記憶中，想捉也捉不住。

「在這個風和日麗的季節，真的很值得出來旅行。」我伸開雙手，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讚嘆着大自然的美好。走了許久，一幅美麗的山景出現於眼前，瀑布水聲大似雷響，水流直下達百丈，產生令人澎湃的聲音，令我想起李白的那首《望廬山瀑布水》其中一句：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足以令人自愧不及，咦！瀑布旁邊的草地有一名男士倒於地上，難道遇上了危險？

趕到了那名男士身邊，他的衣服已破爛不堪，腦袋似乎受到嚴重的撞擊，草地被血染得泛紅。「先生，你沒事吧？」我想伸手搖醒他，當我伸手到他左臂時，竟發現撲了個空，他沒有左臂，而他身上的服飾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完全不是現代人的服飾，像是南宋時期的服飾，我開始對他的身份產生懷疑，不管了，救人要緊！「喂，九九九嗎？這兒有一名傷者，他受了重傷，請盡快趕來，地址是……」我打完電話，望着那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祈求他可以平安無事。

過了幾天，我收到醫院的來電，說那名被我救的男子要見我。

來到了他的病房，他一見到我便一嘴地說：「恩公，恩公。」對着我又跪又叩，弄得我不好意思，「其實我只是盡我所能，何足掛齒呢？」我和他因恩公一詞糾纏甚久，由於他一味地執著要叫我恩公，我只有勉為其難接受。「不知恩公是否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他的說話中略帶一點古典的味道，聽醫生說，他由高處跌落，腦部受到嚴重撞擊，所以有腦震盪，發生這些事還能撿回性命，真的很幸運。「和你談了這麼久，未知你的名字。」我開始對這名男子的身份產生好奇，「我只記得我的名字叫楊過，其他事情一點也記不起了。」他神情凝重，努力地記起任何關於自己的事，很可惜，充其量只能記起自己的姓名，我對他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我明天再來探望你吧，早點休息吧！」

回家的路途中，我想起了楊過，難道他是金庸小說中的楊過？而他和小說中的楊過一樣都是失去左臂，這也太巧了吧！不對，可能是碰巧吧，金庸小說中的楊過哪有可能來到 21 世紀，想到這裏，我不禁地笑了一笑，可能是笑我自己胡思亂想吧！

在往後的日子，我慢慢和楊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醫院方面也認為他的身體已無礙，可以出院了，但是聽楊過說，他記不起雙親在哪，而且，他身無分文，所以只能寄住於我家中。

「恩公，多謝你的照顧，現在還要收留本人於你府中，你的大恩大德，楊過沒齒難忘。」楊過心存感激地說。我和楊過已成為好朋友，朋友有難，怎可不幫？走着走着，「龍兒，龍兒。」楊過頓時驚惶失措，跑向人群當中，「楊過，等等我。」我唯有追住楊過，向他問清楚發生何事。「楊過，到底發生甚麼事，誰是龍兒？」楊過回過神來，看見我，他的心情慢慢平伏下來：「剛才，我看見一名女子，覺得她很熟悉，很親切，像是我生活中不可失去的人，可是跑過來了，那名女子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我拉着楊過：「走吧，可能是你眼花。」楊過被我拉走的時候，眼睛仍停留於人群當中，努力找出那個她。

夜幕降臨，蟬聲伴隨著微微風聲，這是另類的演奏曲，「龍兒！」楊過似乎作了一場惡夢，令他從睡夢中驚醒，他的眼淚濕透了枕頭，同時驚醒了睡夢中的我，唯有問他發生甚麼事，楊過的心情變得激動了起來，激動的心情令他口齒不清，說着說着他冷靜了下來，道出惡夢的始末。

原來，楊過已記起自己真正的身份和記憶，他因以為小龍女已不在人世上，所以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從懸崖上跳了下來，希望可以和小龍女在那個世界相聚，聽到這裏，我不想去質疑他所說的一切，我選擇了相信，但是，楊過為甚麼會從南宋時期穿越來到現代，此問題無從猜測。

免得楊過在家中無所事事，我推薦楊過去我公司見工，可是他對電子產品一竅不通，只能做一些勞力的工作，想起當初，楊過在醫院中看見水龍頭嘩啦啦的冒出水來，感到一陣新奇，足足玩了整個下午，現在想起還是會令我哭笑不得。

過了數個星期，由於楊過對工作的熱誠和努力，已獲老闆的賞識升職為工頭，而他的龍兒也再沒出現過了。

「楊過，今天有位新職員加入公司，她的容貌足以傾國傾城，一起去瞧瞧吧！」我興奮地對着楊過說，楊過望了望我，沉默了下來，我大概知道他的想法，看來楊過痴心一片，此生只愛小龍女一個，其他女子得不到他半點注意，他沉默了下來，又是在想念小龍女吧。

楊過已適應了現代的生活，和現代人已融為一體，對電子產品也有了認識，沒有當初那種「鄉巴佬」的感覺。

「今天又要上班，真的很討厭。」我打着哈欠，懶懶地說：「最好公司發生火災，大家都可以不上班。」來到了公司樓下，發現大批消防車和警察，而公司竟然發生了火災，果然真的被我烏鴉嘴說中了，大樓內的職員也疏散得七七八八，「上面還有人，有人在上面求救。」楊過側側腦袋，努力地聆聽，忽然，他面有難色，神情變得緊張起來，「這……這是龍兒的聲音，龍兒有危險，我要救她！」楊過說話未畢就運用輕功跳進大樓樓層，熊熊烈火阻隔了他的去路，整個樓層都變成了漆黑一片，楊過心想：我已失去龍兒一次了，這次一定要找到她，即使要落十八層地獄，我也在所不惜，不能再讓龍兒從我身邊離開了，火勢迅速蔓延，楊過運行內力擋住火勢，發了瘋似的尋找龍兒的身影。

耳邊不斷傳來小龍女的呼叫聲，但是楊過找不到小龍女的身影，楊過越來越焦急，越來越煩躁，他連身上被火燒傷的傷口也沒有時間理會，那種愛莫能助的感覺真的很辛苦。

「咳……咳……過兒，是你嗎？」小龍女的身子被柱子壓住，無法移動。楊過聽到小龍女的呼喚，用輕功飛到了小龍女身邊，一手提起柱子，把小龍女抱在懷內，「龍兒，我不會再讓你從我身邊離開。」楊過的眼神開始流露喜悅，重新遇見小龍女是他來到這世上最開心的事情，火勢毫不留情地阻擋他們離開，楊過躍過火勢，衝破窗戶，跳了下去。

街道上的人不禁為楊過拍起手掌，讚揚楊過救人心切。楊過抱着小龍女，走近我身邊，說：「恩公，這位便是龍兒。」我睜大着眼睛，驚訝地看着小龍女，支支吾吾地說：「這位便是我上次向你提及的新職員，想不到她竟然是你的龍兒，我真的有眼不識泰山。」一名電視台記者打斷了我們的對話，將話筒指向楊過問道：「請問先生叫甚麼名字，為甚麼從高處跳下也可以絲毫無損？」楊過未回答記者的問題，「殊」一聲飛走了，他留下了一句話：「我們只希望去到一個無人認識我們的地方，過着樸素的生活。」說完此話便消失於太陽之下。

我看着夕陽慢慢落下，心情同時感到欣慰和可惜，欣慰的是楊過能找到他一生最愛，可以與妻子白頭到老，至死不渝，可惜的是我失去了一個知心好友，無人再陪我在深夜中把酒談心。他們現在應該在地球上的某一個角落，手牽手，享受兩人獨處的時間，甜甜蜜蜜生活到地老天荒。

破碎虛空

「轟！」一聲巨響，驚動了樹上鳥兒，爆起了漫天木屑雜物，在迷濛的空中看見一隻巨鷗在徘徊悲鳴。「十六年後，在此重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楊過憑著小龍女的這十六字，生存到今天，想不到苦等了十六年，楊過依然看不到小龍女的身影，傷心欲絕的楊過跳崖輕生了。

楊過感到十分冰冷，他從悲傷中驚醒過來，發現自己正向着無底的深淵飛墜下去，郭靖、黃蓉、歐陽鋒、陸無雙、程英、孫婆婆……一個個熟悉的面孔呈現在楊過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但在楊過的心中，這些人跟小龍女相比完全不重要。記起與小龍女相處的日子，楊過不禁流下了男兒淚，淚水滴了下來，這滴眼淚異常沉重，「嘩！」一聲，淚水滴進崖底的湖水當中，泛起了一抹漣漪，這時暗沉的湖水發出一種白茫茫的光芒。楊過從回憶中再一次驚醒過來，髮絲、眼睛、肩膀、胸膛，慢慢地下墜在發光的湖水當中……

在寂靜的街道上，兩母子悠然走過，衣著打扮跟楊過的完全不一樣，「叮」一聲，一枚銅幣落在地上，楊過醒了過來，用左手撐起了身體，再擦一擦眼睛，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這裏和他想像中的天堂與地獄截然不同，眼前陌生的環境讓他抖了一驚，他緩緩地站了起來，看着街上一輛輛的汽車，心裏道「原來斷腸崖下，有一個如此奇特的地方。難道龍兒也在這邊？」他心裏想着想着，腿卻不由自主的向前行，口則在碎碎唸「龍兒，妳在哪，我是楊過…」他橫過公路，一輛汽車正向他衝過來，楊過這時回過神來，衣領後方被人猛力一抽，避開了那一輛汽車，楊過向後看，眼前有一名不穿上衣滿面油污的老伯，老伯道：「兄弟，走路不帶眼，不想活嗎？」楊過一頭霧水地回答說：「前輩，剛才的物體是甚麼來的？」老伯見他頭髮既長又凌亂，加上失去了一隻手，情不自禁地同情起來道：「兄弟，你先跟我過來。」

月色照着在路上行走的二人，老伯帶着楊過走到空無一人的公園上，並問道：「兄弟，如何稱呼你？」楊過回答說：「晚輩姓楊名過，剛才多謝前輩救命之恩。」老伯呆了兩秒，再從楊過身上打量一下，馬上笑了起來，笑道：「你這小子是楊過，那我這老乞丐豈不是洪七公？我剛才看到一對母子給了你五圓銅幣，我看你和我一樣都只是一個臭乞丐吧！」楊過一手抓着老伯問道：「你認識洪七公老前輩？那龍兒在哪裏？這裏又是甚麼鬼地方？」楊過激動起來，不小心引發了手心的內力，內力一湧，老伯痛苦地呻吟，苦叫：「小兄弟，冷靜點！老子痛！」老伯感到一股寒氣滲入了他的筋骨，十分刺痛，這一種特別又奇妙的痛楚令他難以置信，暗嘆一聲「難道他真是楊過？」楊過馬上替他療傷，一掌貼在老伯的背上，老伯感到一股暖氣湧進了他的筋骨中，與剛才的寒氣互相抵銷，這時老伯真的確信了，並跟楊過說起家傳戶曉的故事——《神鵰俠侶》。

涼風吹落了公園中樹上的紅葉，紅葉紛飛，楊過的髮絲也隨風飄起，目瞪口呆

呆地看著剛治好傷的老伯，並問道：「你……剛才說這個神鵬俠侶，只是一個故事一本小說？」老伯回答說：「是的，故事發生在南宋，已經是六百多年前的事了。」楊過再看一看四周的街景，跪在了地上，垂下頭來苦笑「哈？這個玩笑開太大了吧？為甚麼我的結局跟書中的楊過不同！龍兒，妳又在何方？」說完這番說話後，他的眼神凌厲起來，手握拳頭，仰天長嘯：「龍兒！」楊過終於明白到「他穿越了！」

楊過隨老伯在現代生活已有一個星期，楊過天生聰敏，經過一個星期，他對現代的生活大小事，生活模式以及資訊科技都已有所認識。穿上現代的衣服，楊過帶出一種清新又秀逸神秘的感覺，就算穿上的是老伯的舊衣服也沒有影響，老伯看見也暗讚一聲：「果然是美男子楊過。」老伯接着又說道：「過兒，我能給你的就只有這些了。」老伯手上拿着五張一百元，楊過默默地收下，其實楊過心知這些是老伯多年來的儲蓄，但想到要尋找小龍女不禁接受老伯的好意。楊過跪在地上向老伯叩了三個響頭，老伯其實也是一個性情中人，忍不住伸手摟著他的肩頭，低聲道：「去吧！大俠。」

楊過跟老伯道別後走到大街上，看著大型電視屏幕，他身邊的路人們匆匆地向四面八方前行，他則呆呆地站在路中心，看着屏幕，只見他臉上掛上了驚惶的表情，過了一會兒，他的表情由驚惶變成歡喜，向着屏幕不斷傻笑，並低聲說道：「姑姑，我終於找到妳了。」他捉着在街上喝汽水的小孩子，並問道：「小伙子，在屏幕上那個人是誰，她現在在哪裏？」小孩得意洋洋地回答說：「你不知道？她是現在最火紅的女演員，名叫立月己，名字很奇怪吧？我和朋友都常常在上課時拿她名字開玩笑！」楊過為人心思慎密，「立月己、立月己…」「我想到了！立字和月字加起來，便是龍字左方的字，而把龍字右側的字多餘的部份刪除，就是『己』字！龍兒，真的是你！」原來屏幕上的立月己和小龍女長得一模一樣，楊過在人海中躍起，用神乎其技的輕功身法飛了在屏幕前的燈柱上，近距離地透過屏幕觀看自己心愛的龍兒，高興得忘了問小孩她身在何方，幸好，他看到屏幕右上方的電視台「TVD」的商標，總算是有跡可尋。

楊過四處查問，終於得知「TVD」電視廣播城位於將軍谷，楊過拿着老伯給他的金錢乘計程車到了將軍谷的電視城，楊過站在電視城面前，開懷大笑道：「姑姑，我來了。」楊過馬上運功躍起，升上四丈許的高空，腳踏在圍牆上，用力一伸，借力加速前進，快得連攝錄機也拍不到他。

在電視城廠內，一名男演員和一名女演員正在排戲，當中的男子相貌堂堂，有一種不滯於物的灑脫氣度，一看便知是大明星。而那個女的感覺像深山絕峰上的孤傲的霜雪，使人難以親近，她就是立月己。在他們排戲途中，一名中年男子叫道：「劉華啊，劉華，你能演好一點嗎？你根本就抓不到楊過那一種神態！給我滾！」劉華這一個大明星當然受不了這種氣，他握拳向中年男子揮去，其他人也來不及制止，中年男子大喝一聲以掌回擊，掌未碰到拳，劉華已被掌風推至八丈遠。

楊過感覺聰敏，感到附近有人發出內功，楊過不斷往剛才有人發內功的地方

前進，他憑着與生俱來的感覺，走到三號廠，他偷偷地觀察廠內的情況，他終於看到他努力尋找的立月己，他高興得心花怒放，他想也不想就衝了進去，用獨臂一手摟着立月己，柔聲道：「龍兒，我終於找到妳了！」立月己和眾人面露驚惶，場內只有一人神情鎮定，並且嘴角上揚哈哈一笑道：「你就是我一直找的人了！」楊過不理會他，並摟著立月己狂吻她一頓，立月己駭然掙開楊過的手臂後退，繃緊俏臉道：「無禮之輩，你在做甚麼？」楊過愕然道「龍兒，妳忘記我了嗎？我是楊過！」立月己本想賞他一個耳光，但見他外貌俊俏，眼神帶出一種黯然銷魂的神情，完全不像無禮之徒，立月己還忍不住對他的俏臉和氣度產生了一種好感，立月己的臉上情不自禁地泛起一抹紅霞，像雪山融化了一樣。中年男子叫道：「斷臂先生，能借一步說話嗎？」中年男子似乎一眼看出楊過是穿越過來的，楊過回過神來問道：「你是誰？」中年男子回答「我是《神鵰俠侶》的導演，我名叫郭虛空，啊……我應該說我是北俠郭靖的第二十四代傳人！」楊過嗔道：「難道剛才的內勁是你發出的嗎？」郭虛空回答說：「沒錯，剛才的亢龍有悔，的確是我使出的。」郭虛空貌似知道一切地道：「楊兄，她不是你找的人。」楊過的確感到他擁有當年郭靖的氣度，加上剛才的內功運用，對他的身份深信不疑，無奈地淡淡道：「那我的龍兒在何方？」郭虛空同情地道：「她一早在斷腸崖消失了，已經是六百多年前的事了。」楊過呆在當場，啞口無言，眼角流下男兒淚，頹廢地轉身走了三步，他突然停了下來，雙眼失去神髓地呆望前方的立月己，郭虛空憐惜地道：「不如你留下來吧！反正我們也缺一個人演楊過。而你就是如假包換的楊過，反正你現在也沒有地方去吧？」楊過呆呆地坐在地上。

日子過得很快，楊過每一場戲都演得淋漓盡致，當然，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楊過，但楊過這一個名字始終太突出和奇怪，因此郭虛空替他改了另外一個名字。「楊改！」黑夜裏照人的明月，照耀着樣子冷若冰霜的立月己，楊過回頭對她說「立姑娘，天黑了，還不回酒店休息？」立月己面上泛起一抹紅霞道：「現在都二零一三年了，還叫甚麼立姑娘的，你以為你真是楊過？」楊過苦笑說：「對不起，最近忙着拍戲，忘了自己真實生活中楊改的角色，那你找我有甚麼事情呢？」立月己回答道：「我忘了帶錢包，現在又肚子餓了，能請我吃一頓飯嗎？」立月己和楊過共事三個月，她萬萬都想不到自己竟然愛上了眼前這一名獨臂男子，她每一次望向楊過都被他的眼神深深吸引着，楊過不拘塵世，瀟灑無比的個性，迷倒了立月己。楊過見立月己俏臉一紅再紅，像陽光破開烏雲，他雙目一亮，看著立月己的眼神，像他往時深情地望著小龍女的目光一樣，竟說道：「這麼晚了，哪有飯店開門，我和妳回酒店，我燒給妳吃吧！」立月己對楊過甜甜一笑道：「走吧！」

吃過飯，楊過和立月己一同坐在餐桌上，呆望著對方，立月己當然是被楊過深深吸引著，但出人意料的是，楊過也被這臉深深吸引著。其實楊過跟小龍女成親後，因專心修練武功和太多事發生一直未行房事，如今小龍女美若天仙的俏臉，就在他面前，叫他該如何招架，楊過已經多月沒有修練心法，內力已經擠壓不住男子漢的本性。楊過脫去上衣，含情默默地向立月己往牀上逼過去，楊過也不敢

相信自己現在的舉動，他知道自己只愛小龍女一人，但對着立月己，卻被立月己的面孔吸引著。立月己粉背撞在牆上，渾身發軟，情迷意亂地向楊過道：「溫柔點……」楊過再忍不住了一震下，朝她嫣紅小嘴吻下去，立月己一雙纖手提了起來，緊緊纏上楊過的脖子，楊過把她摟過來，放在膝上，獨臂沿腿而上，立月己嬌軀劇烈顫抖起來，楊過再撫上她的酥胸，然後騰手托起了她差點垂到胸前的俏臉，立月己一雙俏且充盈春情的慾燄，喘氣地呻吟。楊過為她寬衣解帶，楊過和身無寸縷的立月己，在牀上翻雲覆雨地渡過了一宵。

楊過醒了過來，他走到窗前，再望一望，在牀上熟睡全身赤裸的立月己，流下兩行熱淚，一行是為愧對小龍女而流的，而另一行是為了發洩自己對小龍女的激情而傷害到立月己而流的，楊過知道自己心中其實只有小龍女一個人，容不下立月己，他自覺沒有面目留在此地，於是躍窗而去。

楊過回到老伯殘舊的家中，一整天一言不發，老伯見他一臉憂愁，替他沖了一杯檸檬茶，楊過又哭了起來，想到負了這麼多人，自己一走了之，竟還有人關心他。在這個時候楊過聽着收音機中的突發新聞，打翻了手上的檸檬茶，「十五分鐘前，三十名中東邪教門徒，手持極高火力武器到風月酒店脅持一班劇組人員，一名姓郭男子因還擊，徒手殺了三名邪教徒後，被其他教徒射殺。」楊過知道武功高強的郭虛空被殺後，想到立月己也身在酒店，馬上用絕世輕功，趕到風月酒店。

楊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郭虛空和其他劇組成員全都遇害，酒店的大堂全部充滿了血腥味，立月己則被一名教徒脅持着，太陽穴旁架着一枝黑色手槍，立月己嚇得花容失色，見到楊過，她顫抖地道「啊改！快……快救我。」突然之間，楊過後方有兩聲槍聲，楊過反應極快，一打出，子彈在楊過眼前二十厘米靜止下來，楊過再大喝一聲，手猛力一推，子彈竟反彈射向教徒，兩名教徒中彈倒下，接下來六名教徒擋在楊過面前，全都是赤手空拳的，其中一名向楊過撲過去，二人大打十回，該名教徒中掌吐血倒下，其餘五名大亂方寸，全部都紛紛向楊過出招，他們的武功十分奇怪，跟楊過見過的完全不同，招式奇特，楊過和他們對招定必吃虧。楊過把內功把升至極限集中在斷臂當中，雄叫一聲，使出了黯然銷魂掌，五名門徒被斷臂一掃，掃得心脈筋骨全碎，五命嗚呼了，其他門徒嚇呆了，慌張地逃走，楊過再一掌打落脅持立月己門徒的胸膛上，該門徒七孔都滲出血絲倒在地上，楊過馬上擁抱着立月己，安慰道：「沒事了，不用怕。」立月己透露出幸福的表情。忽然立月己雙目一睜，相擁著的二人轉了半圈，楊過和立月己站的方向調換了，楊過大驚，立月己的腰上流出紅色的血液，倒在楊過身上，楊過一看，原來剛才七孔滲血的門徒，用盡最後一口氣向楊過開了一槍，而立月己眼見門徒開槍，於是捨命相救。楊過大哭，立月己用手替他拭去眼淚柔柔地道：「我喜歡看見你笑的樣子，因為我未曾見過你笑，不要哭了，你要活下去，繼續笑下去。」立月己說完一番說話後美目一閉，一直長睡不起。

楊過用獨臂摟着立月己冰冷的屍身來到一座酷似斷腸崖的山崖上，他目無表情地埋了立月己的屍體，其後坐在地上，他身上發出一股寒氣，崖上的草木一瞬

間全都枯萎了，天上一隻大雁飛過，在楊過面前不斷往天上破空而上，他在石上留下一段文字，把功力提升至極致往天上的大雁追過去，站在大雁背上，再一次遇上白光，躍進虛空，黯然成仙而去。史上能達到這個境界的除了獨孤求敗外，就只有黯然極致的楊過能修成仙道。石上文字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多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破碎虛空。」



「號外，號外，神鵬大俠在昨日夜里突然憑空消失！」一個街頭的小混混聲情并茂地訴說着。說受百姓敬仰愛戴的神鵬大俠就如此銷聲匿跡的話，這一時之間也讓百姓們難以接受，甚至有個曾受過神鵬大俠恩惠的百姓激動地問道：「是聽哪個瘋子說的，你這人可別胡說八道瞎扯呀！」

「唉—小的可不敢滿口蠻言，沾污了神鵬大俠的威名，小說的句句實言，都是聽紅葉先生親口所述，今時轉述給大伙聽的。」百姓們見小混混眉頭深鎖，話語間也聽不到一絲假意，再加上紅葉先生的名號，令百姓們都深信不已，頓時全場都陷入悲痛惋惜的氛圍里。要知道，紅葉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人再稱「江湖小靈通」。俱說那是紅葉先生親身所見：天像裹着一張大黑布，伸手不見五指，一座座高聳的山峰如威武的武軍，嚴肅地靜待着，旁邊的瀑布也叫囂不停，像是為出兵時的吶威助喊，可是無論多大的聲響還是抹不去背後透露的孤寂悲涼之意。這時，月亮微微露臉，只見楊過站在斷腸崖上，既使無情的風肆無忌憚地吹亂他的青絲。突然，楊過憤怒地向着山澗長吼：「啊——為什麼，今本你我相見之日，你作甚不來赴約，龍兒，你好殘忍，竟置過兒於不顧。」話畢，楊過毫不猶豫，縱身一躍，置身於山谷之中，突然之間，狂風呼嘯，雷鳴閃電……

而另一邊廂，楊過驚恐萬分，一個個龐然大物，放射着刺眼的光芒，發出刺耳的聲音向他駛近，令楊過無從適應，措手不及，只懂運用輕功躲避它們，却不知其為何物，還有四周圍一幢幢的高樓大廈，五光十色的霓紅燈，都使楊過感到迷惑不解。

三個月後，楊過總算是弄清楚這裏的狀況。其一，這裏是距離南宋八百多年後的二十一世紀，還有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其二是楊過被一位叫洪葉的先生救了，當時是他看見楊過穿著古怪，站在川流不息的馬路上不知所措，洪葉見此才好心收留楊過的；其三，楊過已斷的右臂失而復得了。

楊過經過這三個月里，洪葉的適心照顧，細心教導，終於適應了這裏節奏急促的生活，只是還會不時想起小龍女的音容笑貌。這天的楊過穿着整齊的服裝，站立端正，為每個進來的人獻上親切的笑容。沒錯，鼎鼎大名的神鵬大俠在當今社會只能做一個小小的保安。其實，之前楊過沒少到外面四處奔波求職，只可惜，在寸金尺土，人才倍出的香港里，遍地都是大學生，沒有一紙文憑在手，根本沒有一席之地容身，可憐了楊過雖頭腦聰明却無學歷，只有一身武力，所以就淪落於此。

雖然這樣，但楊過也無一絲抱怨，一心只做好工作。正當楊過盡忠職守地勘察每一位進來的人，突然，一抹身影映入楊過的眼簾，她，穿着一襲齊膝的白裙，更好地襯托出凝脂般的白皙皮膚，巴掌大的臉蛋不沾脂粉，而如娃娃般精致的五官却叫人過目不忘，在般的眉毛下長着一雙像小孩子般純淨的眼眸，不含一絲雜質，又像似會說話，閃耀着光芒，就連滿天的繁星也媲美不上。這個酷似小龍女的絕世佳人，讓楊過呆然，頓時，楊過的心弦像似被哪個貪玩的調皮鬼挑動了一下，讓楊過心蹦蹦直跳，而視線也一直跟隨着她，挪不開來。在不知不覺中，她已經走到楊過眼前，楊過來不及反應，她就用洋洋盈耳的聲音介紹着自己：「你好，我是第一天來上班的，我叫柳若嫣。」若嫣露着如沐春風的笑容，手伸出抖一抖，示意着要握手。

一秒，兩秒，三秒……楊過才意識過來，伸手一握，感覺到她手掌心的冷汗，還有臉上的青澀，楊過心想應該是剛踏足社會的大學生，容貌也酷似我心愛的龍兒。「你好！」楊過穩重地說道。若嫣抿嘴一笑就向電梯那前進，楊過也目送到電梯打開、關上，她的身影消失為止。

這樣的日子過了好幾天，楊過也漸漸熟悉了工作的運作和公司里員工的樣子，當然最印象深刻的還是柳若嫣的容貌。每一天，她什麼時候上班，在什麼地方吃午餐，什麼時候下班，楊過都瞭如指掌。楊過對若嫣的心意可謂是明月可鑒，絕無二心。可是，楊過却只能壓抑着自己的心情，無法透露自己的心意，原因是楊過看不起自己，想當年南宋，他是百姓愛戴，俠士敬重，賊人遠之的大英雄，可如今却在做這種低下層的工作，實在配不上若嫣，所以情愫暗藏心底。

又過了一個月，秋天到了，落葉凋零，秋風氣爽，涼風习习。這天，大門口圍了一大群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部黑黑的，四四方方的東西，楊過在電視里見過，他們是記者，手里頭的是相機。他們都爭先恐後往大門擠，像極了飢餓的獅子盯上獵物的樣子，個個眼神都如狼似虎，場面一度失控，幸好有楊過他們一幫保安圍起一面堅固的「人牆」，才能阻止得住，可還是會有漏網之

魚的。只見一個身材嬌小，身手矯健的女生東躲西藏，東竄西鑽的，已經逃過人牆，想要從側門進去，但事與願違，前腳剛踏入門口，就被楊過一把拎了出來。楊過看見眼前的女生，予人一種感覺就是簡單，二十未出頭的樣子，楊過不想用武力，像是以大欺小，所以就無可奈何地對她說：「放棄吧，我是不可能讓你踏入一步的。」女生聽後不為所動，抬頭對上楊過的視線，用堅定的語氣說：「我一定要做這宗新聞，你們公司的總裁的婚外情，我一定要採訪到。」後來她和楊過做了朋友後，問楊過當時為什麼讓她進去時，他只說了一句：「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篤定二字。」

對，在這件事之後，他們意外地成為了無所不談的好朋友，她叫唐子安。楊過欣賞她的永不言棄，子安也喜歡他的鐵面無私，他們就這樣惺惺相惜，談天說地，又過了一陣子。

初冬，寒意陣陣襲來，走在路上的人也不忘添置保暖的衣物，旁邊的樹也因沒有蔭護而變得光禿禿的。雖然陽光依然照耀大地，但已不復夏日般溫暖，反之是一股寒流。楊過穿得單薄，因自小煉功護體，當然是異於常人。他走在上班的路上，在快到公司門口的後巷傳來叫喚聲「救命——」聲音里的害怕和慌張，誰都聽得出來。楊過二話不說，他心里救急扶危的俠義精神被喚醒了，直奔後巷去，發現了原來剛才的呼叫聲是由若嫣發出。只是若嫣衣衫不整，雙眸充滿恐懼，嘴里不停叨唸着救命，毫無生氣。而在她周圍是一群痞子，為首的是一位左手有紋身的男子，眼神像鐳射線一樣犀利，掃射着前來的楊過，嘴角有一抹勾起來的邪笑，有種生人物近的感覺。楊過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看了看若嫣確定她是安全後，又打量着四周的情況，那群痞子慢慢地走過來，像是不想驚動到獵物似的。痞子們本以為會懼怕的楊過，這時沒有異樣，鎮靜自若，等待着最好的時機。須臾，那群痞子已經鬆動拳腳，準備打架的姿態，只聽見咯咯一聲，為首的痞子左手已經被楊過的掃堂腳打到脫臼，氣焰立刻虛退下來，躺在地上動彈不動，細小的呻吟聲傳到其它痞子的耳邊，個個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不一會兒，他們紛紛落荒而逃。

「沒事吧，若嫣？」楊過急忙扶起若嫣，讓她半挨在自己的身上。

「楊……過，謝謝……你，嗚——，如果你遲來一步，我就……就會被他們……」若嫣哽咽着說。

自古至今，英雄救美都是老掉牙的橋段，英雄為美人而出手相救，而美人也為此芳心暗許，你說若嫣又豈不是這樣，若嫣經過楊過這次的挺身相救，早已感動不已，怦然心動，只可惜……

萬物復蘇的春天到了，楊過醞釀良久，終於下定決心向若嫣告白，四周圍的花花草草像是知道楊過的決心似的，紛紛爭艷鬥麗地怒放，為楊過加油打氣，令人不禁贊嘆春天是個戀愛萌芽的好季節。這時的楊過心亂如麻，一次次地試演着等她下班出來時，告白的情境，生怕出一丁點兒的差錯，又不停撥打着子安的手機，問她這樣那樣的，子安只能故作輕鬆的打趣他，可楊過却永遠沒法想到電話那頭子安哀傷而又無奈的神情，還有一抹苦笑……真所謂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終於，到了公司的下班時間，楊過緊盯着電梯的樓層，大氣也不敢喘一聲，手心已濕得直冒汗，整個像緊繃着的弦一般，隨着層數的下降，心里越是緊張，呼吸的節奏都被打亂了，「3，2，1，叮……」電梯門應聲一開，只是若嫣還是那襲白裙，有所改變的是她的眼神已不是當日那般澄澈，多了點別的東西，楊過猜想着可能是一年來在社會里打混，更為成熟了。

若嫣以不緩不急的步伐走着，楊過還思考着該怎樣叫停她。須臾，若嫣已經走到了前門，向着前方招手示意。楊過順着若嫣招手的方向望去，頓時感到軟弱無力，一輛全黑色的限量版跑車安靜地停在門口，旁邊挨着一個一看就知道是紈袴子弟，戴着墨鏡，對前來的若嫣吹了吹口哨。若嫣應聲而笑，然後紈袴子弟紳士地為她開車門作請狀。接着，跑車的引擎聲讓楊過回過神來，楊過只能目送跑車的風馳電掣，揚塵遠去，消失在車水馬龍之中。可楊過又細心想了想；若嫣是這麼好的女孩子，性格又單純，又怎能與這種紈袴子弟來往，一定是有什麼原因或是苦衷。唉！是不是若嫣受到什麼威脅，如果是，那不就代表若嫣可能有什麼危險。楊過不敢再設想下去，唯有趕快追上他們，所以楊過就雇了一部出租車，幸好跑車開得不是很快，出租車三兩下就追到他們，並且保持一段距離，往前駛着……

夜幕漸漸降臨，這時，跑車也在一個地方停下了，他們走進去了。楊過匆匆地下車，抬頭看見「不夜」兩個字，發出閃爍的光，像是提醒街上的人它的存在。店門口貼滿了反光片，整個看上去，金碧輝煌，但在楊過看來，却是個光怪陸離的地方。楊過進了門口，沿着樓梯走下去，沿途看到一對男女在肆無忌憚地親吻着，如膠似漆，旁若無人，而經過的人也是視若無睹，司空見慣，但對楊過來講，還有點難以接受。

等楊過真正踏進去，才發現這是一間酒吧。年輕男女在舞池里隨着音樂的節奏扭動着自己的身體，忘我地放縱着，而空氣中到處都瀰漫着酒煙的味道，糜爛淪陷的氣息。楊過急忙在人群中尋覓若嫣的身影，不一會兒，楊過看到了她，頓時晴天霹靂，難以置信，眼前那個女孩是若嫣？身上穿着低胸的貼身小短裙，傲人的身段表露無遺，臉上畫上精緻的妝容，黑色的眼線顯得少了一份清純，倒是多了誘人的嫵媚，雖然笑得傾城，却迷離地看着人群，沒有焦點。周圍不停有不懷好意的男子流連，挑逗着她，她也無動於衷，像個驕傲的公主，以高姿態的眼光看着世人。「這真是我所認識的若嫣嗎？」楊過心里感到詫異地想着。楊過就這樣呆呆地站立在原地，無法挪步。

良久，若嫣想是發現了楊過，不過也只是象征性地眨了下眼就移開視線了。楊過看了她好一會兒，感到黯然失落，以前那個神采飛揚的若嫣，為什麼，為什麼變成了墜落的天使，沉淪在這樣紙醉金迷的世界里，我真的不懂……

等子安在後巷的垃圾堆旁發現楊過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了，楊過雙眼無光，頹廢地躺在地上，空的啤酒樽散落一地，嘴里說着含糊不清的醉話，連天上的月光也顯得黯淡無光。子安望着神志不清的楊過，感到痛心疾首，想起楊過剛才在電話里痛哭涕零，叫喚着若嫣的名字，子安心痛地搖着頭道：「你真傻，不過，我更傻，明知你心中已經住了她，還是傻傻地徘徊在你的心房，期待奇迹的出現。」

在這件事過後的一星期，楊過又正常的上班，不過，看到公司的人都怪怪的，三五成群地在竊竊私語，而在公司傳播的流言蜚語也很快地流到楊過的耳中，說什麼「若嫣上位另有別情」，「小三當道、男士小心」，「若嫣升的不是高級秘書，而是高級小三」等等各種難堪的話語。楊過也覺得事情並非空穴來風，試想一下，只是短短一年的光陰，若嫣就當上了總裁的秘書，實在令人生疑，難道說若嫣真的像他們所說的那樣？

反觀若嫣，流言似不復存在，天天像個沒事人一樣，照常上下班，只不過，同事看她的眼神改變，而她的眼神也變得更加的游離，但也只有楊過才看得出她的心神不寧。

這天，楊過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疑惑，約她到咖啡廳，想把事情刨根究底，一五一十地問清楚。天氣也像是懂得楊過似的，厚厚的雲層把太陽的臉都遮掩住了，陰陰沉沉，叫人透不過氣，鳥兒紛紛回家駐巢，安靜得讓人害怕，像是暴風雨的前夕。楊過靜靜地坐在咖啡店的沙發上，一言不發地看着坐在咖啡店的若嫣，誰也不願打破這個僵局。

「昨天，我看到了你上了總裁的車。是真的嗎？」楊過邊看着她，邊問。

兄見若嫣抿了抿一口咖啡，抬頭笑着反問：「什麼是真的？唉！這咖啡還當真不錯！」

「別岔開話題，你知道我問的是什麼。」楊過緊盯着她，不耐煩地說道。

「是真的，我就是那個千夫所指的小三，怎樣？」若若嫣斬釘截鐵地說。

「為什麼？」

「不為什麼。」

「難道我就不可以嗎？」楊過傷痛欲絕，心像是被什麼揪住一樣。

「不可以！」若嫣忍住內心的情感，毅然地說。

「我可以給你想要的幸福。」楊過堅定不移地說。

「不，你不說。」這時的若嫣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一度，「你有試着了解我嗎？你還不是像公司那班人一樣，愚昧無知，當我被債主追到走投無路時，你在哪？當我每天打着三份工，凌晨還得去送報紙，你在哪？當我在陪那些朱門酒臭的男人時，你又在哪？你們還不是一味地取笑我，等着看我的笑話，哼，你們誰有真心想過要幫我，只有……」

「對不起，我真不知道你經歷過這些。」楊過打停了了她，抱歉說道。心想着我自以為很了解她，其實不然。

若嫣抿嘴一笑，接着道：「只有總裁，只有總裁才讓我覺得我活在這世上是好的。那一次一名資深的同事做錯了事又不敢承認，唯有犧牲我，讓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小職員做替罪的羔羊，在那時候，我淪為辦公室政治下的亡魂……我神色恍惚地走到公司樓下，這時總裁的車停在我跟前，招手讓我上車。總裁可以給我想要的一切。」她冷靜地說完這段話，彷彿在說着家常小事。

楊過聽完，久久不能回神，被若嫣的這一席話震撼了，眼前這個靜如止水的女孩竟然經歷過這種事。

楊過眉頭緊鎖，緊抿了嘴，過了一會才說：「你不後悔？」

若嫣露出帶點諷刺味的冷笑，道：「絕不後悔！」

楊過痛苦的表情溢於面上，又惱怒自己的無用，望着若嫣絕然的背影，想着從前那個滿腔熱血，帶着遠大理想和抱負的女孩往哪里去了。想着想着，楊過腦海中不禁浮現出子安的身影……

「噠噠噠——噠噠噠噠」幸福的鐘聲響起，和平鴿正飛向幸福的國度，新娘的腳步隨着結婚進行曲的奏起緩緩地踏上教堂里的紅地毯，直到新郎的身旁。

「唐子安小姐，你是否願意與楊過先結成伴侶，不論……」

「我願意。」

「我也願意。」

「這一等，就十六年了。」楊過心想。

楊過一直守着的約定，今天終於能夠兌現了。他滿懷期待地走到斷腸崖，靜候着小龍女。在等待的同時，他亦回想起與小龍女的回憶，苦笑了一下：「這十六年，都是靠着這些回憶和這個約定渡過，日子真難捱呀！如今能與你再相聚，可算是苦盡甘來。」楊過手撫着龍兒留下的兩行訣別。

天色開始轉暗了，可是，小龍女仍未出現，楊過開始擔心了。「龍兒，你在哪？快到了吧？」他心想着。

就這樣，楊過等到晚上了，但也看不見小龍女的蹤影。但是，楊過深信龍兒不會背信棄義的，所以他在崖邊多等了三天，一直期盼着。可惜，小龍女最終還是沒有出現，楊過十分痛心。

「龍兒，你怎麼了？為何不來應約呀！難道這十六年你把我忘了嗎？」楊過在崖邊嚎啕大哭，山谷所造成的回音，一下一下地打進楊過的心裏。這十六年的空等，叫楊過難受得要死，現在卻不能如願以償。楊過在崖邊痛哭起來，像水晶般的眼淚一顆一顆地掉到崖底去。

以淚洗面的楊過往那深不見底的崖邊踏前了一步，身體就像斷線的風箏，隨着那些充滿悲傷的「水晶」墜落到崖下。他慢慢地失去了意識，暈倒在崖底。

待楊過睜開雙眼漸漸恢復意識時，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個暗淡無光的山洞裏。他心想「為何從這樣高處掉下，我仍能毫無損傷？」就在楊過苦惱之時，他發現了一個白色的身影在山洞的遠處緩緩走動，突然那身影倒下了。楊過慌張得要命，因為他很清楚知道那身影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小龍女。他立刻狂奔到龍兒的身旁，當他走到之時，楊過只看見小龍女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面色難受。

接着，楊過難過地道：「龍兒，想必是你剛才為了救我，卻把自己弄得重傷吧！」小龍女已經沒有力氣回答楊過了，只是對他輕笑了一下。楊過感到十分內疚，這一笑讓他非常自責，他激動地抱着龍兒痛哭。可惜，小龍女已經安慰不了他了，也感受不到這擁抱了。楊過抱着斷氣的龍兒，心痛大喊：「龍兒！既然今生未能與你圓約，我們就在來世再續這緣吧！」他拿起劍自刎。

突然，一陣狂風從外襲來，山洞的盡頭亦被一道來歷不明的白光畫破了一道裂縫。楊過被這一切嚇呆了，一個站不穩，就被狂風推向裂縫，身體慢慢被白光侵佔了。楊過慘叫了一聲，整個山洞都回復平靜了。

楊過掉進了時空裂縫，他的身體在這裏完全不受控制，想逃跑的他根本動不了。「這是甚麼妖怪，居然把我困在這裏？」楊過想着，就在楊過掙扎之時，四周突然變得漆黑。楊過急速墜落。

「轟隆」一聲雷響，把權兒嚇到躲進被窩裏了。屋內的電視傳來：「現在是天氣報告，天文台正懸掛着黑色暴雨警告，外出中的市民應盡快回家。」權兒心想：「糟了，孫婆婆還在外面。她一個老人家在外面很危險的。」權兒趕緊換上

衣服，準備出門去接孫婆婆了。

在找孫婆婆的途中，權兒看見馬路對面的小巷，突然出現了一團白光。她驚惶得擦一擦眼睛，心想，「恐怕是幻覺吧！」可是，當她仔細再看時，更驚見白光內有一名男子不斷掙扎。那道白光像避開權兒的視線，一下子就散開了。男子就在空中急速墜落。驚惶的權兒，看到男子如此急墜時，她害怕男子會受傷，所以就匆忙地趕過去看了。

到達時，權兒看到一個身穿粗衣麻布和打扮奇怪的男子躺在地上。權兒輕輕拍打着男子，那男子開始恢復意識，可是身體造成的疼痛使男子痛苦不堪，他慘叫一聲，又再次暈倒了。不管權兒怎樣叫着男子，他也不能甦醒。權兒看到男子狼狽的樣子，不忍心讓男子受雨水的洗禮。她只好叫孫婆婆過來幫忙了。

「孫婆婆，你來了，太好了！」「本來我因為擔心你，所以出來找你，但沒想到現在卻麻煩你了。」權兒指一指躺着的狼狽男子。「好吧！現在這麼大雨也不能讓他獨自躺在這兒了，我們把他抬回家吧！」孫婆婆沒好氣地道。二人在滂沱大雨中，艱辛地把男子抬回家。

「咔嚓」門一開，權兒飛快的把全身濕透的男子帶到沙發上。「哇！這小子真的很重呀！令我狼狽死了。」孫婆婆氣喘地道。權兒把沾濕的地方整理了一下，也換上了新的衣服，正準備去看看沙發上的小子。沙發上的男子開始慢慢恢復意識了，他睜開眼睛在朦朧的畫面中出現了一個讓男子痛切心扉的面孔。他激動得把權兒拉倒至懷內：「龍兒，終於能與你相聚了！」他滿眶熱淚地說。

權兒並沒有被男子激動的舉動嚇壞，反而待男子冷靜過來後，輕輕推開男子：「我想我不是你找的龍兒喔！」他溫柔地說。男子為這一切都感到錯愕，「眼前的明明就是龍兒呀！」男子不解的想。權兒眼看這男子錯愕的樣子，為打破尷尬的氣氛，「沒關係了，叫甚麼都不是問題呀！倒是你，你叫甚麼呀？為甚麼穿成這樣？」她輕快的道。男子一下反應過來：「嗯……對呀，在下楊過，這身打扮沒啥奇怪的。未知小女子芳名是？」「噗嗤」權兒放聲大笑地道：「你從古代來的？還『芳名』呢……還有這身裝扮也算正常？對了，我的芳名是權兒……哈哈。」

一言驚醒夢中人，楊過現在才留意到周圍的環境根本就不是南宋時間，一切一切都非常陌生。「這裏到底是哪兒？你在哪裏發現我的？」楊過冷靜地道。權兒就把今天所發生的一五一十地告訴楊過了。楊過為今天的事感到非常驚訝，「世上居然有這樣離奇的事發生！」楊過心想。不過他從古代來到現代，已經是現實了。

可是，楊過不介意身處現代還是古代，因為只要不是那傷心地就可以了。「既然龍兒都不在了，回到古代也沒有甚麼意義，倒不如留在這兒重新過活吧！」楊過沉思着。

「呀！」一聲大叫，把楊過從沉思中拉過來了。他抬頭一看，發現權兒在廚房中，痛苦地捂着嘴。她痛苦的樣子讓他想起龍兒，這一瞬間，楊過的身體不由自主地衝過去權兒身旁，「你沒事吧？哪裏受傷了？」他滿面擔憂地道。「哦，沒事，只是被熱水燙傷。只是一樁小事。」權兒不以為意地說。楊過看着權兒的傷

口，心裏感到莫名的心痛。可能是因權兒跟龍兒長得太像了，楊過對她產生了一絲的悸動。不過，楊過覺得這個感覺只是一時的錯覺，但他萬萬沒想到這個「錯覺」已在他心中慢慢萌生了。

權兒看到定格的楊過，調皮的她悄悄地走到楊過耳後，使力地大喊：「楊過！醒啦！」楊過被權兒嚇到驚魂不定，他狠狠盯着捧腹大笑的權兒，正想破口大罵之時，他被權兒的笑容定住了，那天真爛漫的樣子使他心軟了。

「喂，對不起。我先幫你買點日用品，往後就暫住在這兒吧！」權兒面帶微笑地道。

楊過就這樣在權兒的家裏，平淡地生活了兩年半。他由一開始的滄桑男，變成現在打扮入時的陽光男，這一切都是因為權兒。兩人的感情亦變得相當要好，每天都打鬧着，而且楊過也接受了自己對權兒的特殊感情。

每當權兒開心、傷心、擔憂時，他總會守護在旁。總在她有危險之時，出來保護她。雖然他對權兒的好已經超越了友誼，但少根筋的權兒卻感受不了那份情意，一直都把楊過當哥哥。不過，楊過仍然享受這種默默守護她的感覺，直到有一天他發現權兒不再需要他了。

「楊哥哥，我出門了。」權兒笑得開懷地說。「又約了他呀？」楊過帶着一絲憂鬱地道。可是，權兒卻沒注意到憂傷的楊過，腦海只曉得與勝炫的約會，一下子就衝出門了。寂靜的屋子裏就只剩下楊過獨自一人了。

自從勝炫的出現，權兒變得不再需要楊過的守護了。而且，權兒跟楊過的感情開始變淡了，彼此也少了相處的時間，可是楊過對權兒始終如一，仿佛權兒已成為他生活的支柱，絕不能缺少的，即使她已有別人，他仍希望守護在旁，只要權兒開心、幸福的就可以了。

到了晚上，楊過依舊留守在家中等待權兒回來，但權兒遲遲不回，楊過開始擔心了。就在楊過正焦急時，家中的電話響起了。「喂，楊哥哥呀！」熟悉的聲音從電話傳出，楊過緊張地道：「你在哪兒？我很擔心你呀！怎麼還不回家？」，「我正想說我今晚不回家了，勝炫病了，我要照顧他。」權兒小心地說，「哦……原來是這樣呀，好吧，自己小心點。」楊過努力地裝着不在意，其實他內心已經很失落了。

楊過拖着失落的心情，躺在床上，看着冷冰冰的天花板，像在嘲笑他的孤單。無論楊過多想自己睡着，可是，每當他閉上眼睛就會想起權兒，使他無法入睡。他打開窗戶，身體一躍，華麗的輕功把他迅速地送到勝炫家的窗戶外。

這對甜蜜的小情侶，所做的甜蜜小舉動，就像刀子般一下一下地插在楊過的心。看見權兒現在眼中只有勝炫，他開始發覺自己真的不能失去權兒，他決定要跟勝炫公平競爭，把權兒爭取回來。他以炙熱的眼光看着這對小情侶。

隔天，楊過一如往常地準備了一頓豐富的早餐。「咔嚓」門一開，楊過便開懷地道：「權兒，回來了，快過來吃早餐。」「嘩！又是一頓美味的早餐呀，果然，楊哥哥的手藝是最好的。你煮的美食，最留得住人的胃呀！」權兒讚嘆地道。權兒在楊過面前沒有一點儀態可言，只顧着囫圇吞棗，楊過就喜歡這樣真實的權

兒。

正下定決心要告白的楊過，就在說出口時「我……」權兒的電話有來電了，權兒甜絲絲地接了電話，想也知道是勝炫了吧！看着權兒對勝炫的暄寒問暖之時，楊過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一手把權兒的電話奪過來，對着電話大吼：「聽清楚了，我要跟你公平競爭。不會讓你奪去屬於我的東西。」他一下就把手機掛了。

權兒被楊過的舉動嚇呆了，反應過來之時，她居然賞了楊過一巴掌「喂！你竟然敢搶我電話，還跟勝炫說了一堆廢話。」權兒氣呼呼地走向房間。

楊過在想是不是真的過份了，還是因為那是勝炫的電話，所以權兒才這樣在意，要是角色互換，他會這樣嗎？

「他對你來說很重要吧？」

「他比我對你更好嗎？」

「你就這樣不在乎我嗎？」

千個問號在楊過心中徘徊着，久違的淚又開始翻滾着。同時氣呼呼的權兒也冷靜了，也知道剛才實在太蠻不講理了。她想楊過應該會原諒自己的衝動行為吧。就在她想着如何跟楊過道歉時，她才想起楊過剛才跟勝炫說的話「我不會讓你奪去屬於我的東西」「那個東西不會是我吧，不可能吧」權兒苦惱地想，這時楊過輕輕地推開權兒的房門，小聲道：「對不起，剛才我不該這樣做的。」雖然楊過心有不甘，但他始終不能生權兒的氣，只好自己先低頭了。正苦惱的權兒，看見楊過不禁面紅耳赤了。

她緊張的說：「沒關係，反正我也有不對，不用對不起了。」接着她大膽地問：「你剛才說屬於你的東西，是我嗎？」這個問題讓楊過呆了，雖然很想大聲地說是，無奈的是他現在竟然沒勇氣說出來，只能用尷尬的笑掩飾。

權兒開始知道楊過對她的情意了，她也知道楊過為她做了許多，不管她開心、傷心，他總守護在旁，身邊出現了多少美女他眼裏就只有權兒。權兒真的很感激楊過對她的專一，可是她現在心中就只有勝炫，也容不下別的人了。

「楊哥哥，對不起，雖然我很感激你對我的情意，可是現在我真的不能接受你，我希望我們的關係還能像以前一樣。」權兒愧疚地說。「沒關係，我會一直等你，就算最後你不選我，也希望你能給我跟他一次公平競爭的機會，至少讓我爭取過。」楊過堅決地道，用炙熱的眼光看着權兒。權兒無法反對了，因她從沒看過如此堅定的眼神。就算她有多愛勝炫，她也想看看楊過有多愛她，說不定她會迷上楊過。

那天後，雖然兩人相處時有點尷尬，但楊過也很開心，他終於讓權兒知道自己的心意了。楊過知道今天勝炫有事要辦，沒法陪權兒，他就借機相約權兒。「權兒，今天有空嗎？不如跟我外出逛一逛。」楊過開懷地問。「今天……可以呀，去哪兒呢？」權兒好奇地問。「待會你便知道。」楊過神秘地說。

楊過把權兒帶到一片廣闊的草原上，「帶我來這兒做甚麼？」權兒不解地問。「你不覺得這裏很美嗎？我只想把最美的送給你。」楊過柔情一笑地看着權兒。就在這時，在這草原上陽光照射着楊過英俊的面，完美的五官，把權兒的眼光定



住了，當她意識到時，楊過的面已經靠近了權兒的面了。

權兒立刻別過面，面也通紅了「為甚麼要送給我？」「因為慶祝我們相識三年了，還有……我……喜……歡……你！」楊過慢慢靠近權兒，像要親下去了，權兒立刻避開楊過的面，「你知道我喜歡的是勝炫，我是不會愛上你的。」權兒惱羞成怒地道。「我知道的，但我相信有一天，我會感動你的，就算不是，你也是我這生唯一想保護的，想疼愛的女生。」楊過帶點失落的說。

再次面對楊過深情的告白，權兒再一次無言以對了。的確她對楊過開始萌生了一絲的愛情，她從沒想過，她在楊過心中是如此重要的。

如是者，過了三個月。楊過和權兒的感情都沒有甚麼進展，雖然權兒好幾次都動心了，可是勝炫對她來說還是比楊過更重要。但權兒萬萬沒想到她那麼愛的勝炫居然會是這樣的人。

最近，楊過發現權兒的神色都不太好，每次楊過關心她，她總是躲避。楊過覺得很奇怪，他相信能讓開朗的權兒變成這樣子的人，只有一個——崔勝炫。於是楊過去找勝炫了。

「你就是楊過呀，看你根本就是個土包子」勝炫不屑地道。看着這個說話刻薄，長相輕浮的男子，楊過真想不到權兒會那麼迷戀他呀！「哦，是呀！但比起你這不中用的孩子好多了。我今天找你，不是說這些無聊事的。」楊過以大俠的風範淡笑地道。勝炫被氣得不能說話了，「你這自以為是的臭小子，她最近總是悶悶不樂的，你對權兒做了些甚麼？」楊過克制不了內心的憤怒大吼。「她並不是我的目標，她只是我的跑腿罷了，而你才是我要接近她的原因。我們走着瞧吧！」勝炫掉下了這句話便走了。

楊過對勝炫的話感到不解，但現在他也沒時間去管那番話了。他只知道要讓權兒離開那個自以為是的傢伙。當楊過回到家時，他看見屋子空無一人，卻看到飯桌上的紙條。

「楊哥哥：

我出去走走，很快便回來，放心。

權兒」

這時電話響起了，本以為是權兒的楊過飛快地接過電話，「喂，我是勝炫，告訴你，要是給權兒知道了今天的事，她會很危險哦！」勝炫奸笑地道，接着把電話掛了。楊過氣憤地摔掉電話，正好權兒回來了，看見氣憤的楊過，她立刻上前問道：「怎麼了？」楊過冷靜地道：「沒甚麼，你先去休息，我把飯菜準備好再叫你。」楊過沒把事實告訴權兒，他生怕權兒會有危險。

隔天，楊過再次找他了。「你到底有甚麼目的，為甚麼要拿權兒要脅我？」楊過扯着勝炫的衣領道。勝炫推開楊過：「沒甚麼，只是覺得好玩呀！你有沒有覺得今天太平靜了，今天先跟你熱熱身吧！」勝炫指一指楊過的電話。電話響了，楊過接過電話。一聲慘叫從電話傳出，「楊過，快來救我，救我！」熟悉的聲音讓楊過焦急了，「我不會放過你的。」楊過狠狠盯着勝炫就衝了出去，楊過的下意識帶他到了勝炫家。這驚人的畫面，讓楊過目瞪口呆了，勝炫居然把權兒掛出

窗外，連接着屋內的麻繩下有一台蠟燭正在燃燒。當麻繩快要被燒斷時，楊過使出了扎實的輕功，飛快的去接着權兒了。看着以淚洗面的權兒，心如刀割的楊過非常責怪自己沒有好好保護權兒。

「楊哥哥！楊哥哥！」從夢中驚醒的權兒，看見守護在旁的楊過，激動地抱着楊過，炙熱的淚一滴一滴的順面頰流下。躺在楊過溫暖的胸膛中，權兒慢慢地：「楊哥哥，謝謝你。再一次保護了我。」感到窩心的楊過說：「這是我跟你的約定，我絕不會背信棄義的。」楊過輕輕地在權兒的額頭親了一下，像是跟權兒約定了。「不管怎麼樣，我都會一直保護你，不讓你掉進危險的境地。」楊過心想着。楊過安撫了權兒一番，待權兒入睡後，他也開始行動了。

在寧靜的深夜裏，出現了一些激烈的打鬥聲。「你這臭小子，我要你為自己的錯負上責任。」楊過扯着勝炫，一手把他摔在地上。憤怒的楊過騎上躺在地上的勝炫，左一拳，右一拳的揮打着他，但勝炫卻不還手。待楊過停下來時，勝炫輕笑道：「怎麼停了？把我打死事情不就解決了嗎？更何況以你的武功應該可以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吧？」楊過被這話定住了，「你怎麼知道我懂武功？你到底是誰？」楊過驚訝地道。「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目的失敗了，本來想來報仇的，把你最心愛的人殺死，讓你痛苦一生的，可惜你居然救了她。」勝炫輕笑道。楊過正苦惱着勝炫是誰之時，勝炫就在這時反擊了，把楊過拉倒在地上，以充滿恨意的拳頭打楊過的面，但最令人驚訝的是，勝炫突然靈活地使出金輪法王的招數，使楊過目瞪口呆：「金輪法王？」接着楊過敏捷地避開了，「你錯了，他已經不在了，都是因為你。」勝炫帶着傷感地道，「是你讓我再次成為孤兒，再次失去我的親人。」這次勝炫以含着恨意的拳頭打倒楊過了。楊過躺在地上眼神空洞地看着晚空，沉思着勝炫的話。

過了幾天，楊過傷好了。這期間多得權兒的悉心照顧，他才痊癒得這麼快，同時兩人的感情也昇華不少。還有楊過也調查了勝炫的背景，才發現金輪法王早在他穿越之時，來到現代還收養了勝炫。不過因為楊過的穿越，使時空裂縫再次開啟，金輪法王也因為這樣再次受時空裂縫影響而消失，勝炫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養父消失了。

這一切讓楊過明白勝炫為何要殺了他心愛的女人。他決定了，為了要保護權兒，讓她不用再活在危險下，他知道必須把事情盡快解決，他和勝炫通電話了，把他約到第一次與權兒約會的草原上。他懷着沉重的腳步踏進房門，凝望着那傻小子的權兒道：「權兒，我有些東西要送你。」楊過柔情地看着她，從口袋中拿出了一隻以花編織成的花戒，手工非常精緻。「哇！好美呀，你做的嗎？」權兒感嘆着，楊過點一點頭。「我一定會好好保管的。」權兒開心地道。

楊過出門了，跟勝炫相見。「你為何約我出來？」勝炫不屑道。楊過冷靜地說：「讓你有機會報仇，我希望在分出勝負後，你別再傷害權兒了。」「好呀！就讓你這痴心漢，裝偉大以死救美人啦！」勝炫一拳揮去，楊過靈活避開，再一下掃堂腿把勝炫踢倒了。兩人都拼了命出招，像一定要把對方送到天國才行。二人體力下降，動作也變得遲鈍了。

現在已經黃昏了，在二人激戰同時，權兒正擔心着楊過。楊過從不會在黃昏後才回到家的。她現在才覺得奇怪，今天楊過為何突然送她戒指。她走進楊過的房間，發現床上有一封信，信封上寫着「權兒」。

權兒，立刻拿起信封，細閱信中內容。

「心愛的權兒：

我在古代時，曾有一位跟你長得很像的妻子，本與她有十六年之約，可惜應約當天她離去了。我一心想了斷生命時，我就被一道白光使我穿越了。

然後就遇上你了，我很感謝你把我救回來，讓我知道我還有生存的意義。雖然，從一開始我把你當成我死去的妻子，但後來發現我真的喜歡上你，喜歡你可愛的調皮，讓人憐憫的眼睛，讓人不可理喻的固執，讓人無法抵擋的笑容，你的一切都讓我喜歡。

我也希望有天你能喜歡我，即使不能，我也會在那片草原守護你，以花戒為承諾，一生都不變。

祝  
一生幸福

過」

權兒看完信後，感動落淚。她立刻趕去草原，盼望楊過正在守候着她。可是，當她趕到之時，她看見楊過和勝炫激戰所留下的痕跡。還有手拿着刀子的勝炫正在發了瘋地笑說：「養父，我報仇了！」一直一直重複着。

她驚見楊過躺在地上，血液一直順着楊過的身體流出。權兒一下虛脫跪到地上，凝望着奄奄一息的楊過，她慢慢一下一下地爬到楊過身邊，拖着楊過的手：「楊過，不要睡呀，我們回家了。」像在逃避現實地道。楊過使力地伸出手，撫摸着權兒的面：「你看到信了，今天我要離去了，但我的靈魂會一直在這片美麗的草原上守護你，直到永遠。」權兒的淚一顆一顆滴下來了，心痛的她說：「不行，你不能走。你走了，誰幫我戴上花戒？誰知你有沒有守承諾？」她手拿着花戒。

楊過窩心地笑了一下，拿起花戒，牢牢地套在權兒的無名指上：「答應我，要開心地活下去呀。我會守……護……你。」楊過在權兒的懷裏斷氣了。權兒心痛大吼：「楊過，你這小器鬼，只送我花戒作承諾，怎麼可以？我一定不會忘記你的，所以你也不能忘記我呀！知道吧！」她仰視着天空，一切就變得寧靜了。

幾年後，權兒在草原建了一座小木屋，她在這幾年都住在這兒，像一直陪伴着楊過一樣。每天的晚上，總會有一陣清涼的風吹響小木屋前的風鈴，像楊過每晚都來這守護着權兒一樣。

權兒今天一如往常的坐在小木屋前的小花園裏，仰視着天空，慢慢伸出手。凝望着手上被陽光照耀着的花戒，懷念着與楊過的回憶。「楊過，過得好嗎？」權兒慢慢吐出。

希望就像彼岸明明滅滅的燈光沒有永恆。如果它流動，它就流走。如果它閃爍，它就沉沒……。

火車隆隆駛來，帶著楊過離開了那個地方。斑駁的樹影飛快的掠過楊過的眼前。明明滅滅的燈光在閃爍，就彷彿聽見時光的流動。火車駛進山洞，掠過平原，翻過高山，猛然的風呼呼的打在楊過的臉頰上。眼前這個曾經自己日思夜想無數個夜晚的英雄，此刻竟然活生生的坐在自己的旁邊，跟自己呼吸著同一空氣，生活在同一星空下。縱然這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安櫻玥還是帶著不可置信，興奮無比的心情與這位仰慕多時的武俠英雄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安櫻玥是個十八來歲正值花季年華的單純女子。從小在鄉間長大的她不懂城市裏的繁華盛世，勾心鬥角。自小立志成為位畫家的她，在經過無數次挫折失敗後，終於成為了一位名正言順的畫家。還在個多月前被城中一家頗有名氣的「晞藍畫廊」邀請作客席寫生畫師。

在個多月前，她正式到這所畫廊上班，並在這個幽深雅靜，位於市中心的公園開展她第一份畫作。這公園素來以清靜聞名，到這裡取景作畫最適合不過。如此單純又熱衷於畫畫的櫻玥，又怎會想到會在此公園遇上集智勇及文武雙全的心中英雄？無可否認，按照邏輯只會發生在電影情節的不可思議的奇妙事情順理成章轉移到櫻玥身上了。

果然，位於市中心的這個公園的進場人數寥寥可數。櫻玥貪心的吸了一大口空氣，精神抖擻。「很久沒有呼吸過如此清新宜人的新鮮空氣了！」說的也是，為方便工作自從搬進城裏居住後，每天伴隨着櫻玥醒來的清脆的雞啼叫聲，變成了繁雜的汽車聲。對於一向習慣了寧靜的鄉間生活的櫻玥而言，這無疑是煎熬。況且要一下子適應城裏的生活節奏更不是一朝一夕做到的事。然而卻在這無人問津的公園得到絲毫的放鬆，先前的煩惱壓抑暫且擱置一方。

「今天天氣真好，陽光普照。可真是一個畫畫的好日子呢！」當櫻玥開始投入畫作時，她驀然發現銀杏樹下有有物體在晃晃搖動。「她會是個什麼東西呢？」櫻玥充滿疑惑地道。她決定過去探個究竟，於是緩緩就向銀杏樹的那個方向走去……

### 一. 相遇

黃色的太陽像水一樣，傾瀉在萬物身上，鍍上一層清霜。楊過靠在一顆小小的銀杏樹下，傻傻的望着太陽，朦朧模糊的光影讓人無比憂傷。

一把充滿着悲痛沙啞的聲音令櫻玥止卻了腳步。「龍兒，你在哪？怎麼躲着我了？」楊過不斷高聲呼喊小龍女，然而回應他的就只有冷冰冰沒有溫度的回音。儘管楊過如何聲嘶力竭的呼叫，還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揚過再也按捺不住，一向輕功了得的他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東奔西飛，試圖尋找絲毫小龍女的踪跡，生怕再次經歷失去她的痛苦。可恨的是，聰明絕頂的楊過又怎會意識不到自己正身處的處境？因着時空轉移的交錯——楊過來到現代了。這意味着他與小龍女的這一別，恐怕是無限期。

「先生，你還好嗎？」「嗯！」「請問先生尊姓大名？」「本人名楊為過。」「楊過？〈神鵬俠侶〉的楊過可是我的偶像呢！」在短短的幾句交談中，櫻玥對楊過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櫻玥對於楊過來說卻是自己來到現代的第一位認識的人。

### 二. 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

「小心！」楊過喝道。櫻玥被眼前的一片火海嚇得目瞪口呆。「我們會死在這裡嗎？好端端的怎麼會失火？我還不想死……」櫻玥臉無血色的道。眼前火勢愈蔓延，櫻玥更趨心急如焚。瞬間，他們倆已被火海重重包圍，隨着火勢的無限增強，氣溫猛烈的上升讓兩人汗流浹背。看着眼前突如其來的大火，楊過默默忍受着思念的入侵，腦海裏不斷浮現小龍女的模樣。想着在古代另一端的她是否還安好，是否也一樣在尋找着他，思念着他……

「碰」的一聲把楊過從思緒中拉回了現實。他再也顧不了時空轉移時所受的傷，決不能和櫻玥二人就此坐以待斃，葬身火海。「你要做什麼？」櫻玥不解地道。「廢話少說，待會自有分曉。」楊過回應道。櫻玥再也沒有說話，只是乖乖就范，被楊過擋着。

### 三. 化險為夷

知道火會帶來什麼嗎？就是什麼也帶不走，只有焦黑色的廢墟。灌溉再多的水也長不出任何植物。滿山遍野都是觸目驚心的創口與夢想的屍體，那全是充滿絕望氣息的地方。就像是小龍女從此在楊過的世界裏消失得無影無踪般可怕。

「你……你……你懂武功的嗎？是練武之人吧？」櫻玥帶着不可置信的目光望向楊過問道。「你真的要知道？恐怕說了你也不相信吧，還是省口氣罷了。」楊過漫不經心答道。「不會呢！只要是你說的，我都相信喔！」看着櫻玥充滿着期待與誠懇的眼神，楊過能感受櫻玥的天真爛漫與單純，似有還無地散發着幾分疑似小龍女的氣息。於是，楊過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告訴了櫻玥，想不到她會相信自己的遭遇，就算是在訴說一個故事吧。

楊過揞着櫻玥運用自身了得的輕功逃離了火海，令本來已受傷的他顯得更為虛弱了些。櫻玥簡單地向司機交代了目的地便沒有再說話。看着為救自己而受傷的楊過是百般滋味在心頭，或感動或感激。對於楊過的遭遇深信不疑的她更為他所遭遇的種種感到絲絲愁緒與憐憫。在心裏只有一個信念：我一定要把偶像照顧得好好的，好讓他在這陌生的國度裏有個依靠，明白自己不是孤身作戰。

### 四. 療傷

濃濃的消毒藥水味是醫院的象徵性的氣味，冷冷的空氣，還有每天忙得不可開交的醫生護士們。楊過在醫院裏接受治療，不消半天，身上的傷和氣息顯然比之前好多了。這當然是歸功於他深厚的內功。看到楊過的身體的明顯變化，櫻玥即放下心頭大石。「沒事了，放心吧。對了，還未請問姑娘大名？」楊過打趣道。「你真風趣呢！我叫安櫻玥。」被偶像提問自己的名字，櫻玥的臉頓時紅了半邊。

### 五. 後記

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把櫻玥和楊過拉在一起。他們倆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知己、好兄弟。

在這陌生的城市裏，楊過了無依靠。櫻玥便把他帶到了自己城裏租的房子暫住。平日一邊照顧他一邊工作，每天孜孜不倦地教他適應城市裏的生活。而楊過，他把對小龍女的思念化為每天生活的寄託。遇到不公不義的事或貪得無厭的小偷之時，便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把這些市井之徒打個落花流水。城市裏的污濁空氣頓時一掃而空。沒有人知道這位身懷絕技的大俠是誰。也曾有人多番打聽他的消息，終究還是失望而回。楊過向來低調，這是他的性格作風。

只是，小龍女還是楊過至今唯一記掛的人，他把她擺放在心裏最深處，無人能知道有多深，也無人能觸及和替代。櫻玥看見他發呆的時候，便知道他在思念小龍女了。聽說小龍女美若天仙，還真想見見她的真面目呢！

### 六. 結局

櫻玥不忍心見到楊過每天忍受着思念的煎熬，還要處處為不公義挺身而出，便決定把楊過帶到自己的家鄉居住，並辭掉了客席畫家的工作。選擇和楊過過些簡單的日子，遠離城市的繁囂。

「緊張嗎？」櫻玥率先打破沉默。「看盡了雲湧風起，世間百態，也沒什麼好緊張的了。」楊過平靜地回應着，把眼球轉移到火車外，一道美麗的風景飛快掠過。火車直奔櫻玥那個美麗的家鄉。

或許唯布時光才能永恆，說過的話，感受過的情都有可能變，或天意的作弄和時光的錯配。只有時間不會變，朝生暮止，月月年年。雖然天意弄人，拆散了一對天作之合，但相信無論過了多少光年，在地平線兩端的他和她的心還是連在一起的。帶着愛的人的思念和回憶，默默為對方而活着吧！

在繁華的現今社會中，凡事都是日新月異，很少人會願意原地踏步、緬懷過去，大部份人只懂向前看，唯獨是他永遠不會忘舊……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在皎潔的月色下，一位獨臂青年帶着哀傷的情懷說出：「龍兒，妳知不知道我多麼想念妳？我找了妳有多少年？妳究竟去了哪裏？妳何時才能出現與我相見？我但求見妳一面，一面而已！難道也不能滿足我這個小小要求？龍兒……」這獨臂青年正是楊過。

楊過在碼頭旁抱膝而坐，一時自言自語，一時痛聲大哭，對旁人的眼光視如無物，而旁人只當他是個瘋漢。他遙望着隔着大海的高樓大廈，心想：「難道老天爺要我來到這陌生世界，就是讓我可以與龍兒再次相見？」突然想到可以與小龍女相見的楊過，不禁熱血沸騰，如瀑布般的，淚水從雙眼湧出。他再仰望那掛在天上明亮的月亮，已模糊得如水影般，淚水流到嘴角邊卻是甜甜的。

當楊過陶醉在自己的「甜夢」時，陡然聽到一陣幽幽、冷淡的女子聲：「你既為了她而捨我而去，就算我苦等你一萬年又有何用處？倒不如我及早在這世上化為塵土，讓你少了一份憂心……」楊過頓時心中一陣顫抖：這聲音不是龍兒，還會是誰？他立即跳起，轉身，目光不停放射，尋找他的龍兒，情急之下不停大叫：「龍兒！龍兒！是你嗎？」在街燈影射下，他霎眼間看見一位身穿白色連身裙，長髮上掛着大紅花的女子，簡直是小龍女的背影，特別那朵大紅花，極像楊過送給小龍女那朵「龍女花」。

那白衣少女聽到楊過的叫聲後，回頭一望。在銀光照射下，少女臉色顯得格外蒼白、若有病容，臉上無半點血色，神色卻是冰冷落寞，姿容更是秀麗無比、清雅脫俗，美若天仙。「是龍兒！是我的龍兒！妳終於回來了！」楊過淚如雨下，興奮地叫着。他跑到那白衣少女面前，緊緊地用單手把她抱着。少女一面愕然，聽見楊過叫自己作「龍兒」，又說甚麼「終於回來」之類的話語，只道楊過是個因情傷而瘋了的人。少女聽見楊過說的話真情無比，又覺他與自己的處境十分相似，都是被拋棄之人，只覺楊過甚是可憐。她心中生了憐憫之心，用纖手輕輕地撫摸着楊過的頭，溫柔地道：「好了、好了，我不就是回來了？乖，別哭了！」但楊過仍然不停大哭，哭到筋疲力盡，竟不知不覺睡着了，躺在少女柔軟的肩頭上。少女有點不知所措，畢竟男女授受不親；想掙脫他，卻被他抱得緊緊，看到他的容貌，只覺他生得俊俏，不禁對楊過產生了好感，她嘆了一口氣，決定只好讓他在自己的肩上睡一晚。

天色漸光，少女見楊過還未醒來，但覺得楊過抱着自己的單手鬆了一鬆，於是輕輕掙扎，楊過的手軟軟垂下，身體失去支撐，也險些倒下。少女馬上把他扶到欄杆旁，讓他倚着欄杆，坐在地上安睡。「世上竟有如此怪人，竟當了我是他的愛人。」少女俯身望着楊過心想。她輕輕對楊過說：「我不是你的龍兒，我走了，你要保重。」她望着楊過的臉，想着昨夜對自己說過的話，抱着自己的畫面，竟對他有點不捨。

在睡夢中的楊過聽到自己的龍兒要再次捨棄自己而去，突然夢醒，左手使勁，握着少女的纖手。楊過激動地道：「龍兒妳不要離開過兒，妳知不知道過兒找得妳有多苦？」楊過開始語無倫次。少女感到痛楚：「放手！我根本不是甚麼龍兒！」楊過仔細看着她，她無一不似小龍女，只不過穿的衣服不是古代服裝。「妳說妳不是龍兒，但妳的確和龍兒的樣貌一模一樣……」楊過身體不斷抖顫，再也控制不到。「龍兒妳不認得過兒嗎？妳真的忘記了過兒嗎？」楊過只望着她苦笑，欲哭無淚，握着她的手已放下，獨自走到碼頭邊，欲躍進海中，了斷生命，腦海中浮現着「龍兒既已不再愛我，我再活在世上又有何意義？」

少女見楊過想跳海自殺，立即上前阻止，雙手用盡畢生力氣把楊過拉後，她竟把楊過拉得倒在地上。楊過一片迷惘坐在地上，而少女慢慢地說：「你聽清楚，我救你只不過念在你昨晚救了我一命，總算是相識一場。還有，我叫袁芊旋，而不是叫甚麼龍兒，你清楚嗎？」袁芊旋實是口硬心軟：世上竟有如此痴情的人！相比起那個拋棄我的負心人，真是萬萬不及，若我是他的愛人，有他如此對我……真是……。芊旋想到此處，不禁兩頰泛紅，粉紅的臉如蘋果般。芊旋忽然感到嘴唇有陣熾熱，原來楊過在她沉思時，左手一拉把她送入懷中，深深地在她紅唇上一吻……

時間不留人，二人如此相愛已有兩年。雖然楊過知道眼前的不是小龍女，而是一位與小龍女倒模般的女子，但對芊旋如對待小龍女無異；芊旋於當年被拋棄後，竟得到一位既風流翩翩，又對待自己如此痴情的男子，只覺三生有幸、在所不惜。同時，芊旋都明白到他只不過眷戀她的容貌，萬一小龍女回來，她會怎樣？要再承受一次給人拋棄的煎熬？楊過亦知道芊旋是因自己的幾分英姿及她被拋棄，她只不過貪戀失而復得的愛情滋潤，倘若她的舊情人與她復合，他會怎樣？要再接受一次「小龍女」離開自己的傷痛？唉！愛情真是「盲目」。

其實與楊過相處了好幾年的芊旋，雖然受盡楊過的愛護，也生活得十分愉快，但心底卻知道楊過愛的是他朝思暮想，等了十六年的小龍女，而不是她這位機緣巧合下相識的人。她更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小龍女的「代替品」，所以她決定離開楊過，只留下簡單的字條。

「過兒……我在這世界等了你很久了，過兒……你是不是忘了我？」一陣聲音細如針的迴響傳到楊過耳中。「龍兒，是妳嗎？」楊過一愕。他回頭一望，只見一位年約百歲的老婆婆，她白髮蒼蒼，滿是皺紋的臉上還凸顯了幾絲的魚尾紋。楊過身後只見一位老婆婆，而非他的小龍女，他感到絕望。

在楊過感到絕望時，有一雙佈滿厚繭的手輕輕握着他的左手，他並聽到一把因為疲累而變得緩慢的聲音：「過兒……現在的我已變成這樣，你……還會愛我嗎？」楊過聽見那是小龍女對自己說話的口吻，回頭一望，身軀猶如墮進冰窖。那握着楊過左手對他說這番話的人，竟是那位年約百歲的老婆婆！除了樣貌已變得年老外，從神態、語氣、舉動方面，根本無一不是小龍女！雖然楊過認出眼前的老婆婆是小龍女，霎時間他卻不敢相信。當老婆婆從懷中緩緩地取出金針時，楊過早已淚濕衣襟，抱着老婆婆：「龍兒……對不起。」小龍女以低沉的聲線問楊過：「過兒，你真的不介意我現在的容貌？」因小龍女已變得蒼老，所以有一刻不認得她的楊過，心感悔意：「龍兒，原來以前的我只愛慕妳的外貌，當我失去妳時，而有一位如妳容貌一樣的女子，我就決意愛她，但我發現我只不過當她是妳的代替品；現在……我卻知道，我愛的是你，而不是愛妳的花容月貌，所以……無論龍兒妳變成怎樣，我都會愛妳一生一世，龍兒，妳會原諒以前負心的過兒嗎？」楊過一邊哭、一邊說，說到最後那句聲音已變得沙啞。

而小龍女一邊含淚細聽、一邊點頭答應楊過會原諒他。小龍女淡淡的道：「對，容貌會隨着歲月而改變，但人的心卻是永世不變。」小龍女突然記起一事：「是呀，過兒，我活在世上已時日無多，你能陪我過餘下的日子嗎？」楊過聽着小龍女的話語，身軀如墮冰窖，全身發抖：「龍兒，妳……說甚麼？」原來當天小龍女身中冰魄銀針毒，在斷腸崖上留下字句後，她萬念俱灰，從崖上跳下，小龍女到了崖底時朦朧朦朧看到一位老人，隱約聽見一把慈祥的聲音：「我是南海神尼，也許妳沒聽過我的孤名，我有能力把妳起死回生，不過有一個條件……」小龍女看見有神仙降臨，馬上迴光返照，急急的說：「我不要甚麼起死回生，神尼！求妳讓我再見過兒一面！」神尼以疑惑的眼神望着她：「真的是甚麼條件都可以？」小龍女以堅決的眼神望着她：「是！」神尼「哈哈」一笑，右手一揮：「那讓妳失去了青春和美貌，看妳的過兒還會不會再愛妳，看看他能否經得起這考驗？」小龍女身體被一團白光圍着，到了這滿佈高樓大廈、汽車的世界時，她樣貌已變得年老……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好景不常，楊過與小龍女重遇後的一年，小龍女因年老而去世。小龍女叮囑楊過：在她死後，一定要保重，否則她立即在楊過面前自刎。楊過心中一萬個不願意，但於小龍女面前只好連聲答應，小龍女也看出此點：「過兒，人生在世，難免一死，就算我死後，你自刎都無補於事。過兒，我們的情不在乎天長地久，而是在乎真心相愛，你明白嗎？」楊過恍然覺悟：「龍兒，就算妳到了黃泉路上，但對我來說，妳永遠都會在我身邊。」

楊過在小龍女墓前，撫摸着那「小龍女之墓」五個字：「龍兒，妳現在在那邊過得好嗎？」楊過得到一灘灘無形的血，但墳墓上的那張照片卻永不能為他拋下一句安慰的說話……